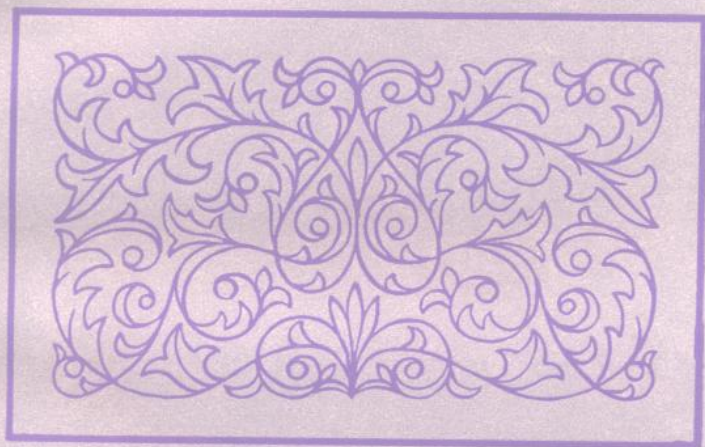

笼 里

徐开奎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DE82/11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笼 里

徐开垒

海峡文艺出版社

1036653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笼 里

徐 开 垒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625印张 3插页 69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70

书号: 10368·72 定价: 0.75元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

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①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 录

报告文学

生财有道的单帮商	1
----------	---

小说

报应	13
两城间	20
三代	34
兄弟俩	41
无声的婚变	47
墙头小说四篇	57

散文

阴天	67
飞鸟	70
流星	72
墓前	74
祖父	77
静	82
黄昏钟声	86
望雷篇	91

归去（外二章）	93
生之寂寞	98
钓	102
掘井前后	108
诗歌	
告：八哥	115
笼里	116
奠	117
茧中思	119
进行曲	120
附录	
“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	121
——抗战初期文汇报《世纪风》的回忆	
后记	136

生财有道的单帮商

一个时代环境，有一个时代环境的特殊产物；若说目前的这个时代环境的特殊产物，那么我想“单帮商”这东西，怕是谁也不会否认正是我们所要说的其中之一罢？

“单帮商”这名称之由来，我们且不去管它。但是它在目前是已经成了三百六十种行业之外的另一种职业，这事实想谁也都应该承认。

大约在战争开始后半年，人们就开始发现这种号称“单帮”的流动商，在各地活跃。产生他们的环境，该不外乎运输的不便，物资的缺乏，以及各地物价的不相等。

时势是能造成英雄的，单帮商正是时势的英雄。然而，天可怜见，这些英雄却常常叹着气对人说：

“你不知道这种行业真不是人干的。那挤轧的人群，常常使人窒息得呕吐；那肉体所造成的我们身躯，往往无缘无故地去担当粗大的藤条的鞭鞑。而且当我们一想到我们的所有财产，或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产业的货物（以借款方式来从事贩货），都藏在我们的身上或是放在我们的四周，一个不幸就将被宪兵抄没时，我们的心就好象要立刻从我们躯壳中

跳了出来！”

单帮商为了贩货而遭到不幸的结局，这确是时常有的事；并且因而牺牲生命，已不足为奇。他们的死，有各种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如果将它们一一描绘出来，那应该是可以叫人惊心的，然而叫人惊心的事实，却常常很不容易描绘。

大约是在三年（？）之前，宁波有一艘大轮船驶到上海来，但是那时沪甬航线不能“直放”，所以那轮船依照向例是先停泊于镇海，而由宁波江北岸另派数艘较小的汽轮，负责驳载乘客及行李。

其中有一艘驳轮，叫做景升轮，可以载乘客数百人。平常是专在甬江行驶，来回于宁波与镇海之间。但是不幸，那天上午，在由甬驶镇的水路中，景升轮因搭客过多而沉覆了。当时除了几个谙熟水性的人之外，其余数百乘客，都惨遭没顶。

事后据人估计，此次罹难者，十九都是单帮商。他们因为需要早些脱离检查行李者的炯炯双目，所以巴不得有一艘驳轮抵埠，就争先恐后的，象上海人抢乘电车一般，用尽周身力气登上舱位。但是现实毕竟是惨酷的，这几百条有着急切求生的意志的生命，到底是牺牲了！

还有不幸的，是因为此次的惨案，一般单帮商藏匿私货的各种方法，竟因而暴露！原来当时掉在海里的几百个趁客，虽不曾给人救起，而那些罹难的搭客所有的行李与货物，却很少有让它沉落到海底去。

人们捞起一大批一大批的货物时，单帮商的秘密，乃给

哄传开去：一大箩毛笋中，里面有一支毛笋藏着黄金；马桶盖的隔层里，有用棉花包扎着的金钻和金环；一只布鞋，鞋底里层内，衬藏着五张百元钞票；……

这次事情发生后，各地检查行李，就日益严密。但是，纵然所遭遇到的事实是够使人心悸，而各地轮埠或是车站，其拥挤状况，却是依然。纵然藏匿货物的“魔术”一次又一次地被人看破，而单帮商的新颖妙法，却也仍旧层出不穷。

生活的鞭子鞭打着他们成了冒险家，而绞尽脑汁的设计，也同时锻炼他们成了类似侦探家一样的人物。为了预防“走漏消息”，或是“秘密泄露”，他们常常于沉静的午夜，预先策划旅程前的一切的措置。

贩运黄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前些时有一部分人，正从事贩锡的工作。由外埠运锡到上海的单帮商，听说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运带妙法。一般锡器总不免嫌其庞大，单帮商于是设法熔化它（这种工作总是在深夜进行），并且同时将它们浇在洋铁饼干箱内，使其焊接于铁底，如此则于检查时将铁箱所盛之饼干倒出后，则亦不致被认出藏有锡物。此种锡物带到目的地以后，就可以再度熔化而使其与铁箱脱离。于是厚利，也便安稳地坐收。因为上海锡价与内地相差很大。

可是贩锡的风气，现在又不盛行了，其原因也许是锡价在各地已趋平稳之故。但是无论如何，由上海运带纸烟，布匹，食糖，洋烛，肥皂，火柴以及药品等类货物赴外埠，或是由外埠携带粮食，鸡蛋等东西来沪，总是多少可以赚一些钱。

谁都知道单帮商的经营生意，都是单独的。但是你们却不知道单帮商却又常常成群结队，富有团结性。他们由一个地方搭运货物到另一个地方，不论在水程上，或是陆路间，总是扮作亲朋互相帮忙。有时张三所带的电灯泡超过限定的数目了，于是就分一部分给李四，算作李四所带运。李四发生纠葛时，于是由张三来分担。

在旅程上，一个不熟悉的单帮商，常常会因为“同行”的关系，而暂时变作瞎子与拐子式的患难朋友。他们之间，决没有嫉忌；生活的艰辛，使他们相互地了解。人与人之间在不得已的时候是应该相互帮助的。

为了想多带一些货物，有时单帮商是全家出勤的。妻子之外，年仅五、六岁的儿女，也是在随带之列。然而这种计划，很容易造成不幸。码头或车站上，因了人群的挤轧，而同时又要照顾过多的货物，常常使单帮商们相互失散。无知的儿童在这种情形下，找不到他们父母的事，常常发生。

单帮商的身份，可说各色各类都有。英雄末路的失业者固占多数，因丈夫的收入不够日常开支而不得不亲自出马的中等阶级以下之住家主妇，也有多从事此业。至于学校教师，机关职员，偶也有因平常薪给不够维持生活，趁假期干一下的，则也不少。最近一年来，物价愈涨得厉害了，于是薪水阶级在挑不起一家吃穿负担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索性弃掉职位而为单帮商。

这类长期商贩其数究有几何，据说至少有如下之数：

上海 三万至五万人（其中不乏全家妇孺老小全部

从事于此者)

松江 五百人

嘉兴 七百人

杭州, 苏州, 镇江, 南京 各一千人以上

南京中华门与芜湖、当涂间往返者二百人

淮南线往返者 一千人

这支庞大的“贩子军”，从上海出发，经过华中各都市，传递至乡镇，经过乡镇，递至农村；又从农村返至乡镇，而都市，而上海，仿佛运动员们的接力赛跑，利用了铁道，汽船，民船，木炭车，人力车，独轮车，驴马，肩挑背负，提在手里，藏入内衣，结成了绵密的毛细管输送网，穿过统制的间隙，一刻不停地巡回运转着。所贩的东西不外乎是些限度以内的统制品（当然相应也带一些违禁品，因为后者的利息较高），其中自上海贩出者以棉布，纸烟，火柴，蜡烛，砂糖，药品为主；贩入上海者多属米，面粉，杂谷，肉类，蛋类，及银货铜货等。据当局的公告，旅客出入可携日用品的限量如下：

自上海携出者：

纸烟 每人十匣（百支）

砂糖 每人一斤

蜡烛 每人六支

肥皂 每人六块

火柴 每人五匣

药品 每人少量

运入上海者：

白米杂谷 违禁

鸡 每人一只

蛋类 每人二十枚

肉 每人五斤

菜蔬 少量

以上数量都是在容许的范围以内的。此辈单帮客人，因此就纠合二三十人为一团，每人携带所有限度以内的物品（事实上往往超过限度亦是难免的），由一老练者率领，经常经营上述“合法的”贩运。

关于他们来往所贩货物的总数，当然是很难加以统计，不过数量之大必可惊人。单从上海苏州无锡南京蚌埠五大车站上于最近一个月内所没收的货品之统计，就可以窥其一斑，计开：

纸烟 五百匣

棉布 约千码

砂糖 一百公斤

蜡烛 二百枝

白米 五百公斤

绸 一百五十码

铜货 八十四公斤

事实上，所有携带过量的物品，以巧妙手段逃脱者实居多数，因之，上开没收品对全部贩运品的比率是不大的。

此种“商贩行军”当然也具备相当的机动性，比如在上

海北站及梵王渡车站检查严厉的日子，所有沪杭线的贩客都在新龙华上下，芜湖检查严厉的日子，则从大桥（芜湖前一站）下车，而后步行入市；都是随情况的不同而随机应变的。

此外，从天通庵上车到江湾贩米的客人，归程都是步行经曲折的小路而返上海。（此项“小路贩米军”在全盛时期每日达一万至三万人，因为他们的活动，一时之间江湾镇的米店新开者四十多处，都从昆山嘉定等地运米转贩至沪。）因之，每日天通庵路上车的旅客达四千人，而下车者不过二千人，形成了畸形的对比。贩货者为加速其流通过程起见，往往只是单程携货（比如去的时候携货卖却即归，明日续往），这也就是“单帮客人”名称的由来。

不仅铁路如此，就在上海至南通的轮船，也是充斥此辈贩客的踪迹，自沪至通贩去棉布，烟草，返时携带鸡禽肉类，使得甲板上一时顿呈畜产市场之壮观。

再则在杭州到钱塘江对岸萧山间的渡船上，也是充斥货贩，都是手携空笼到杭州，贩了日用百货去萧山绍兴一带，依此为生者达二千人。至于南京浦口间的渡轮上，每日形成香烟日用品与油类肉类的交流，亦足蔚为大观。

单帮商的收入，有时很不错。曾见普通人家一个女佣，于辞却职务后一年中，就很快地由一个乡下土老婆子，而变成口镶金牙，指戴金戒的“太太”。但是，单帮商的命运究竟是很少相同的，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个人，因私货的被抄而跳入滚滚的浦江；同时也听到过淌着血死于铁丝网下的求生

者，其致死原因仅仅是贩运一袋米！

然而，“生活”这东西猛于“虎”，它驱使着人走上这条路，最近，单帮商的声势更浩大了。

沪甬航线，每天至少有一艘航轮在行驶。可是，购船票却比登天还难。上海外滩某航运公司的门前，一到清晨五时，便有一大群的人鹄立着，在等待着购票了。然而天知道他们是常常直等到中午十一时左右，总前呼后拥地开始“轧买”，但是挤轧得汗流交背，结果往往仍空劳往返。

原来，船票也和米煤油糖一样，是有“黑市”的。

事实上，购买船票的黑市，固是船票商本身和中间牟利者所互相勾结而直接造成，但间接方面，则全由于单帮商众多之故。据与交通事业有关方面的调查，旅客旅行的目的，可以归纳其类别如下：

旅行目的	百分率
返里	三〇
访问	二七
行商	一四
商务	一四
公务	四
就职	四
其他	七

当然，这是按照旅客片面自述所作的分类，其有直言“贩货”的一个也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不难猜想所谓“返里”，所谓“访问”，总是不外乎此辈单帮客商。那么，再